

像战斗一样 恋爱吧

木
懒
懒
—
著



MULANLAN WORK

少女爱起一个人来 连自己都怕

元气少女，一身中二病，自带战斗体质
勇闯中土世界新西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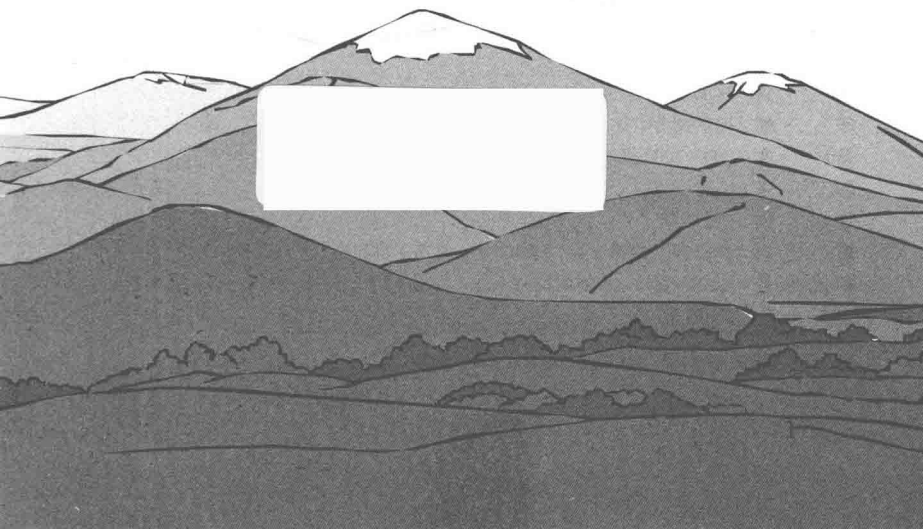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像战斗一样 恋爱吧

木懒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战斗一样恋爱吧 / 木懒懒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99-9753-7

I. ①像…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621 号

书 名 像战斗一样恋爱吧

著 者 木懒懒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753-7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 子

这世上的成功人士大概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拥有牛逼的爹妈，在胚胎时期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你奋斗的终极目标在人家眼里可能只是个笑话。

第二种，拥有牛逼的智商，从婴儿时期就样样甩你一截，说话比你早，长牙比你快，轻而易举从学霸发展成为翻译家外交家科学家等各界精英人才。

第三种，既拥有牛逼的爹妈，又拥有牛逼的智商，强强联手，在各行各业都所向披靡。

第四种，既没有牛逼的爹妈，又没有牛逼的智商，普普通通，但却有牛逼的毅力和一颗极其渴望成功的心。

宋小样就是第四种人，虽然活了二十多年，人生最伟大的成就可能只是混到了一张大学文凭，虽然她现在只是一个送水工，但是她坚信，只要她坚持奋斗，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她管自己叫牛奋女——牛逼奋斗女。

她坚信：任何困难都抵不过死不要脸的坚持，就像所有姑娘都抵不过死不要脸的追求。大器未必晚成，笨鸟必定先飞，新西兰绝对不仅仅只在梦里。

目 录

楔 子/1

第一章 新西兰你好，你缺羊吗？ /1

第二章 代表巩俐谢谢你全家/20

第三章 变身农奴把牛放/39

第四章 前女友的分手仪式/55

第五章 基督城广场舞推广大使/72

第六章 第一次挤奶初体验/88

第七章 考上大学了/113

第八章 皇后镇滑雪场的不倒翁/128

第九章 环岛旅行/144

第十章 差点被鱼线勒死的少女/164

第十一章 初吻/174

第十二章 借酒行凶/186

第十三章 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204

第十四章 跨越千山万水看你劈腿/219

第十五章 重逢的婚礼/238

第十六章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244

尾 声/253

第一章 新西兰你好，你缺羊吗？

“宋小样，我们开始了。”

“OK.”

一身正装的杨姗姗装模作样地翻了翻手上的 A4 纸，抬头问道：“Why do you choose to study in New Zealand?”

坐在餐桌对面的宋小样穿着浅蓝色衬衫牛仔裤，绑着利落的马尾，充满自信地回答：“Because my name is ‘xiao yang’ which translate to English is ‘sheep’. New Zealand has so many sheeps, so I love New Zealand, I want to be a happy sheep in New Zealand.”（因为我的名字叫小样，翻译成英语就是小羊，新西兰有很多很多的羊，所以我爱新西兰，我想在新西兰做一只快乐的小羊。）

杨姗姗拿下作为道具的黑框眼镜，敲了敲桌子，表情严肃，“宋小样，你这是欺负签证官不懂中文呢，小样跟小羊是一个词儿么！”

宋小样纯洁无辜地眨巴着眼睛，“是一个词儿啊，声母韵母都一样，而且‘样’字里面本来就有‘羊’嘛。”

“那 Sheep 和 Ship 还同音呢，羊和船是一个东西么？”

宋小样显然没听懂，费解地挠着头发，“Sheep 不就是羊么？跟船有什么关系？哎呀，不是咱纯正的中国人谁能弄得清楚那些平平仄仄啊，我这不是为了和签证官套近乎博得他的好感么，你想啊，新西兰羊是人的十倍，他们能不欢迎我这只可爱的小羊么？”

杨姗姗无语，“好吧，就算你欺负签证官不懂中文，那你总不能也欺负他不懂英文吧，Sheep 单复数同型你不知道吗？

就你这英文水平怎么去新西兰混啊。”

宋小样心虚地狡辩，“单复数同型啊……我知道，一时之间忘记了嘛。”

杨姗姗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戴上眼镜，重新入戏，“Well, next question.”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

杨姗姗恼火地拿下眼镜，“宋小样！面签之前你居然不关手机！是你求我帮你模拟面签的，你现在这态度算怎么回事！”

“别生气嘛，我马上挂掉。”宋小样拿出手机一看，脸色大变，“糟了姗姗，我忘了下午我还要打工，晚上我再找你，一定要在明天面签前模拟一次……”

宋小样背上背包一边接电话一边冲了出去，“老板我快到了，十分钟，不，五分钟，五分钟一定到。”

杨姗姗看着旋风一样冲出去的宋小样，担忧地摇了摇头，就这丫头的马虎劲儿，到了新西兰还想做快乐的小羊，不被羊踩死就算可以了。

宋小样冲到送水站的时候，老板的脸已经拉得比电视遥控器还长了。

“宋小样！我早说过女孩子不适合做送水工，你千求万求我才答应让你试试，你可倒好，刚上班几天就给我翘班，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耽误我做生意……”

宋小样利落地穿上工作服，又把水搬到三轮车上，谄媚的靠近老板，“老板，您还是待会再骂我吧，否则耽误的生意更多。”

一语惊醒梦中人，老板指了指方向，简明扼要地说：“15栋101。”

宋小样跨上车，迅速地往小区最里面的那栋楼骑去，到了楼下，她扛起水桶吭哧吭哧地走进单元楼，把水桶放下，然后敲门。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宋小样手都敲疼了，愣是没人来开门，她火了，扯着嗓子喊：“送水！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喊了三遍，还是没人回答，宋小样心想这家人该不会耍她吧，不在家订什么水啊，难道是嫌弃她送晚了故意不开门？

宋小样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听屋里的动静，门忽然被拉开了。

她吓了一跳，连忙站稳，一个戴口罩的人握着门把，身子抵着门缝，冷冷地问道：“找谁？”

客户永远都是上帝，宋小样瞬间恢复了八颗牙的标准笑容，“我送水的。”

口罩男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松开了手。

宋小样跟在他的身后进屋，一边换水一边说：“哥们儿，PM2.5 早就被我们这些在路上奔波的送水送外卖送快递的人吸干净了，你在家不用戴口罩，再说戴这种口罩也不行啊，这种太普通了，防不了PM2.5，现在市场上防雾霾的口罩都脱销了，要是你需要的话我能想办法帮你买点，价格好商量……”

口罩男对宋小样热情的推销置若罔闻，“你等等，我去拿水票。”

宋小样换好水，回头发现口罩男已经不见了，里屋的门虚掩着，不时传来清脆的玻璃碰撞的声音，好像还有很多人的脚步声。

就这破公寓，一间卧室撑死十几平方米，那么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做什么呢？

宋小样好奇地走了过去，扒在门边朝里看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间屋子好像一个化学实验室，各种器具齐

全，而且还有好几个口罩男！

其中有一个用手沾了沾桌子上的粉末放到嘴里尝试。

另外两个正紧张地将一盆盆白粉往水池里面倒。水池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加工厂一样。操作台上放着刀具和器械。

还有从蒸馏瓶里提纯过的白粉，小心翼翼的装在一个个塑料密封袋里。桌上，并排放着一杯杯盛着白色液体的量杯。

宋小样的手开始发抖，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她该不会运气这么好，碰见了传说中的贩毒团伙吧！她扭头就跑，跑出了单元楼，掏出手机，颤抖着拨通“110”。

“我要报警，我发现有人在制毒……对，有整整一屋子的海洛因呢！”

宋小样挂了电话，骑上三轮车迅速离开是非之地，刚回到水站，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宋小样，你还在宝胜小区吗？”

宋小样奇怪地又看了一眼号码，确定没印象，“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宝胜小区？”

“我是缉毒队的李队长，我们已经到达 15 号楼，需要你的协助。”

“啊？”

李队长耐心地解释，“强攻容易打草惊蛇，给他们留下毁灭证据的时间，毒贩见过你，所以需要你这个熟脸帮忙让毒贩放松戒备，主动开门。”

“那么危险，我才不要去呢，万一他们有枪怎么办，万一我被他们挟持成人质怎么办，万一他们逼我吸毒我染上毒瘾怎么办，万一他们的同伙以后报复我怎么办……”

“勇敢市民有 1000 块钱奖金。”

“我马上来。”

宋小样骑上三轮车朝着 15 号楼，啊不对，朝着 1000 块钱狂奔而去，在单元楼门口被一个男人拦下，“我是李队长，等会

你想办法让他开门，剩下的事交给我们。”

宋小样点点头，跟着李队长走进单元楼，只见 101 两边的墙壁上紧贴着两排端枪的特警。

霍！这事儿闹得还真大！真枪真特警！还都穿着防弹衣呢！

只在 TVB 电视剧里见过这副架势的宋小样紧张了，抖着手敲门，结结巴巴地喊：“你，你好……我是送水的，刚刚刚，刚才没拿水票。”

大门“吱溜”的一声拉开。

李队长对着衣领上的对讲机发号施令：“行动！”

门刚一打开，两边的特警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出来举着枪闯进大门冲进里屋！同时，另一队特警从二楼跳下来，直接撞碎玻璃跳到屋内。

端枪的特警迅速将枪口指向了屋内的所有口罩男，“不许动！举起手来！”

口罩男们还没搞清楚状况，但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全都乖乖地举起了手。

李队长目光锐利地扫来扫去，最后聚焦到桌上的一瓶瓶盛着白色液体的量杯，立刻伸手去拿。

开门的口罩男惊慌地喊：“别碰那个！”

他想去抢下量杯，却被身手敏捷的几名特警拦住，压倒在桌上，桌子被数名特警剧烈地冲击，差点被掀翻，桌上的量杯摇摇晃晃的跌落下来，白色液体流了一地。

李队长捏了捏鼻子：“怎么会有股奶味？报案人呢？”

在门外眼巴巴等着拿奖金的宋小样被特警拎了进来。

“宋小样，你确定是这里？”

宋小样看见所有毒贩都已被制服，放开了胆量，大胆的指控道：“对，就是他们，警官。”

口罩男狠狠地瞪着宋小样，好像想把她吃掉一样。

李队长仿佛觉得有些不对，紧蹙着眉头：“鉴定师怎么还

没到？”

两分钟后，一个身穿实验室白大褂的鉴定师走进来，用一根烟点燃了面前的一堆白粉，然后凑近一闻。再用手指沾了点尝尝，看了李队长一眼，非常确定地说：“这是奶粉。”

李队长摇了摇头，把被特警压倒在地上的口罩男扶了起来，非常诚恳地说：“这位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杨高。”

“杨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接到了虚假报警。对你带来的麻烦请多多谅解。对了，你们在这小作坊里做奶粉，有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吗？”

刚想咆哮的杨高顿时蔫了：“这个……”

李队长旁边的特警见好就收，小声地说：“头儿，这事儿不归咱们管，我们走吧。”

李队长依旧一脸正气：“那不行，杨同志还没原谅咱呢。”

杨高哪里敢继续追究，连忙挤出一个笑脸，“没事，你们走吧。”

“谢谢杨同志的谅解，我们收队。”

半分钟不到，所有警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宋小样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房间里其他的口罩男纷纷拿下口罩脱了衣服走出来。

杨高歉意地看着他们，“抱歉，你们特意来帮我忙，我却害你们惹上这档子事，我请你们吃饭压惊，走。”

“没事儿，虚惊一场，都是朋友，吃饭的事以后再说，这儿这么乱我们也没办法继续工作了，先走了。”

杨高的几个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走去，宋小样猫着腰跟在他们后面，假装自己也是队伍中的一员，就要跨出门口，突然被人揪住衣领拎了回来。

宋小样闭着眼睛转过身子双手合十作讨饶状，“我错了，大侠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一般计较。”

“别跟我装可怜！你刚刚指证我的时候不是挺女侠挺有

勇气的吗？”杨高把她拎到里屋，指着一屋狼藉，“你是瞎还是傻，眼睛让屎给糊住了吧？从小吃什么长大的？奶粉和白粉你都分不清楚啊？”

宋小样见逃不过，只好睁开眼睛，很是无辜地说：“我是良民！我又没见过白粉，我怎么知道这是奶粉还是白粉。我智商是不高，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人，就算你不是毒贩子，你也是个无照经营的假奶粉贩子。”

杨高瞪她：“你从哪里看出我是做假奶粉的？”

宋小样小声地嘀咕：“你这明显也不是流水线啊。”

杨高气极反笑：“我今儿可开眼了，知道什么是扫帚星了，你就是！你一个送水的送完水走你的，你报什么缉毒警啊？就算我是做假奶粉的我碍着你屁事儿了？你看看我这里被你糟蹋的，本来我的试验都快做成功了，就是因为你，全都搞砸了！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了，可你连个态度都没有。来，拿起你的‘化身’把屋里给我打扫干净了，否则你就别想走！”

杨高拿起扫帚扔到宋小样身上，然后关上了门，还用钥匙落了反锁。

宋小样急了，跑过去捣腾了半天也没能打开门，她回过头对杨高说：“你……你这是非法拘禁。”

杨高头一昂眼一瞪，“我就非法拘禁了怎么着？有本事你再报回警啊！你看警察叔叔还相不相信你！”

宋小样指着杨高，颤抖着手指，“你……你不讲道理！”

“跟你这种无知泼妇扫帚星讲道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别看我是一只羊……”

宋小样听见电话铃响，暂时终止吵架，接起电话：“喂您好，对我是宋小样，……今天下午面签？不是13号么？今儿就是13号？呀我记错日子了！对不起您稍等，我现在就赶过去！”

杨高抢过她的电话摁掉：“别做梦了！没把我这儿打扫干

净你哪儿都别想去!”

宋小样抢回电话,着急地说:“大叔我求求你放我走吧,大使馆通知我去面签,这都快3点了,人家4点就下班了!”

杨高鄙视地看着她,“糊弄谁呢,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都是脑残呢?!”

宋小样跺了跺脚,不停地朝杨高鞠躬,“大叔,不,大哥,今儿真是我错了,我真有急事,得去面签,你让我先走,我回来再给你打扫行吗?”

杨高嘴角露出一丝讥讽,“面签?就你这样的还出国?去哪儿,是去菲律宾做女佣还是去南非挖金矿?”

“我告诉你都不是!你别看不起人!”宋小样挺直身子,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向往,“我要去新西兰留学!”

杨高噗嗤笑了,“哈哈,哈哈。新西兰什么时候开始有送水专业了?这东西还真没必要学,你在国内就会。你骗人都不會还留学,撒谎你也得过过脑,去新西兰根本就不需要面签!”

这回轮到宋小样鄙视杨高了,“孤陋寡闻了吧!以前确实不用面签,可是从2013年起大使馆每年都会抽调四分之一的人去面签,我就是那点儿背的四分之一。”

杨高坐到沙发上,好整以暇地看着她,“忽悠,接着忽悠。”

宋小样看看手机上的时间,长长地叹了口气,“好吧好吧都怪我。”

她把挎包从身上取下,拿出钱包,把钱一股脑倒在茶几上,一共是三张百元和几张零钱和钢镚,她把整钱推到杨高面前,把零钱揣到兜里,“这三百块钱算我赔你,请钟点工来打扫,这些零的我留着坐车。”

“真是可了笑了,爷缺你这几百块钱?爷请不起钟点工?”杨高把那些钱拿在手上,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举起了打火机。

宋小样连忙扑过来,“大哥,你糟蹋我可以,不要糟蹋人民

币啊。”

杨高第一次听见有女人“求糟蹋”，嘴角抽了抽，看见宋小样那么爱钱，突然改变了主意，“好，这些钱我就当是清洁费收了，那我们算算别的损失，我的试验晚成功一天损失多少钱我就不跟你算了，刚刚屋子里的那些试验用具你赔了我就放你走。”

“多少钱？”宋小样警惕地看着杨高，怕他坐地起价趁火打劫。

“三百。”

宋小样眼睛一亮，可是杨高紧接着又说：“但是必须现在马上立刻给我。”

宋小样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又破灭了，“你明明知道我现在已经没钱了！你这分明就是要我！”

杨高扬起手上宋小样刚刚给他的钱，“你没钱我有啊，我正好要雇佣一个清洁工，三百你做不做？”

宋小样怒吼了，“说来说去你就是非要让我留下来打扫是吗！”

杨高看见宋小样抓狂的表情十分惬意地点了点头，“我这也是为你好，让你长点记性，出国以后别丢祖国的脸，所以好好打扫吧，打扫干净了我一分钟都不多留你！”

宋小样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眼珠转了转，突然捂着肚子发出痛苦的呻吟。

杨高稳如泰山地坐在沙发上，“哟，这又是唱的哪出？”

宋小样可怜巴巴地望着杨高，“肚肚疼，大哥哥，我想拉屁屁。”

杨高切了一声，“少跟我要花样。”

宋小样拿起挎包往厕所奔去，“我已经快呼之欲出了，你再不让去，我就拉裤子里了。”

杨高发现不对劲，连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追宋小样，“上厕所还拎包，你是准备拉包里啊？”

宋小样头也不回，“我家亲戚来了，顺便换块大创可贴啊！”终于赶在杨高追到她之前冲进卫生间锁上了门。

杨高在门外使劲拍门：“宋小样你给我出来！”

“马上！”

宋小样撇撇嘴，心想我要是出去才是真脑残！她抬头看了看窗户，窗户上摆放着一排盛着牛奶的量杯，她站到马桶上，把量杯全部挪到右边，然后打开窗户，趴在窗户上往下看，看着还挺高的。

她拍了拍胸脯鼓励自己：“宋小样，厕所一小步，新西兰一大步，不要怕不要怕。”

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扒着窗户，两只脚往上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了上去，眼看就要脱离苦海，她兴奋极了，于是收右脚的时候又快又猛，只听见“啪啪啪”几声，她回头一看，刚刚挪到右边的一排量杯已经为了她的新西兰伟业壮烈牺牲。

她在胸前比画了一个十字架，默哀了三秒。

门外的杨高咆哮了，“扫帚星！你是不是把我窗户上的奶瓶打碎了！”

宋小样一边做下跳的准备，一边慌张地掩饰，“没有！你别紧张！”

杨高听出宋小样的心虚，急了，开始直接踹门，“我告诉你，那几瓶奶是我特地放里面避光保存的，就剩那么几瓶了，你要把我的奶瓶打碎了我跟你没完！”

宋小样看看摇摇欲坠的门，又看看两米高的窗下，别无选择，一咬牙纵身跳下。

“哎呀……我的脚！”宋小样落地时扭到了脚，疼得龇牙咧嘴，刚站起来就听见洗手间里杨高崩溃的大吼，“哎呀……我的奶！”

宋小样连忙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跑，突然感觉到脑门后面一股杀气，她回头一看，一个皮鞭子迎面飞来，她侧头躲

过，朝着窗边气急败坏的杨高得意地挥了挥手：“大哥别送啦！后会无期！”

如果宋小样知道她接下来会无数次地落在这个恋奶男的手里，那她现在一定不会笑得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宋小样瘸着腿一路狂奔，正好在五点赶到了大使馆，看见的却是紧闭的两扇大门。

刚到点就下班，公务员就是 TM 的腐败！

宋小样一边嘟囔一边往公车站走，走到一半想想实在不甘心，又冲回了大使馆门前，朝里面探头探脑。门卫警惕地盯着她。

一辆黑色的汽车缓缓驶了出来，宋小样眼前一亮，突然以风卷雾霾的速度冲到了车前。

司机惊魂甫定地踩了刹车，宋小样迅雷不及掩耳地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

坐在后座的老外没有系安全带，因为急刹被前面的座椅背撞得七荤八素，刚坐稳就听见有个女声用蹩脚的英语说：“我是今天来面签的人，想请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陈述一下今天迟到的原因，希望得到您的谅解。我迟到是因为我帮警察抓坏人，呃，也不能说是坏人，但我确实帮警察了，我真是一个特别遵纪守法的好市民，我也特别爱新西兰……”

老外皱眉听了一会，大约实在是听不懂，便微笑着朝宋小样伸手，“Where is your passport?”

宋小样以为自己用真诚感动了新西兰，连忙从包里掏出护照递了过去。

老外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章，干脆地盖在宋小样的护照上，然后合起来递给她。

宋小样千恩万谢地下了车，目送着慈眉善目的签证官远远离去，心里就跟中了五百万一样激动万分，立刻给杨姗姗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好消息。杨姗姗听说她签证“通”过也很高兴，说要去她家帮她庆祝。

于是等宋小样回到家，杨姗姗已经和刚送到的全家桶一起在等她了。

宋小样把包包扔在沙发上，特别得意地给杨姗姗说了自己勇拦签证官座驾的过程，最后总结道：“多亏我机智，否则我就白跑一趟了。”

杨姗姗捏捏宋小样的脸蛋，往她嘴里塞了一块原味鸡，“真是傻人有傻福，就这也能被你糊弄过关，来，姐赏你。”

宋小样心满意足地嚼着鸡块，又倒了一杯可乐，身未动心已远地说：“唉，不知道到了新西兰之后，还有没有陪我一起吃全家桶的人，姗姗，我会想念你的。”

“装什么软妹啊，你又不是吃不下整个全家桶。”杨姗姗把宋小样的包包往旁边推了推，突然看见一个红色的本本，骤然一声尖叫，“你护照怎么在你包里！你不是说你通过了吗？”

“他盖完章就给我了，有什么不对吗？”

“你真是头猪！”杨姗姗把护照展开给宋小样看，“Reject，你看见了没？你被拒签了！如果是PASS，签证官会收走你的护照去核对资料回头再寄给你。本来错过面签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重新约时间面签就行了，你看你非自作聪明去拦签证官的车，这下好了吧，纯粹是No zuo no die！”

宋小样抢过护照，果然看见了醒目的“Reject”，她哭丧着脸抬头，“那我怎么办？拒签了再申请还能过吗？”

杨姗姗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宋小样，“你说呢！”

宋小样号啕大哭，“都怪那个奇葩恋奶男！你不知道我送水的时候碰上一个做奶粉的，你说他做奶粉就做奶粉吧，还COS什么绝命毒师，变态。还非要让我把房间打扫的一尘不染，要不是被他耽误了我面签的时间，我才不会迟到，我要是不迟到，签证官就不会拒签我，呜呜……我怎么这么惨……呜呜……我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别嚎啦！嚎有什么用，护照上的Reject又不会变成Pass！”杨姗姗大喝一声，想了想转而安慰宋小样，“看来真是